

无厘头绑架案，最冤屈替罪羊

不过是住在四阿哥府上的幕僚罢了，虽然小心谨慎，内敛低调，女扮男装，扮作道士，怎么就莫名其妙被天地会的人给绑架了？不能因为人家住个上风上水的客房就断定人家是四阿哥的“吧”吧！人家不过是在府上混口饭吃的打工族，和他可是有着不共戴天的阶级矛盾，让人翻白眼的血海深仇，不为人知的满肚委屈，真是千古奇冤！

与Boss过招，招招险恶

Boss阴晴不定，凶残腹黑，喜欢逢迎，憎恶帅哥，爱搞囚禁，永远专治……人家不过是搞搞科学实验，开个工厂赚钱，为什么搞得人家方寸大乱？女人当自强，暴君也投降！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看人家怎么见招拆招，招招见血，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萌动大清

Magic
Romance
回廊·著

和贝勒谈情，萌动大清

看帅哥，养养眼睛；谈淡情，不枉此行；求桃花，披荆斩棘。

赢得了腹黑老板，搞得定离奇悬案，却止不住芳心萌动。换得过绑架勒索，扛得住化学爆炸，却敌不过萌男贝勒！

桃花朵朵开，朵朵『致命』，美男一堆堆，个个腹黑，钱票一张张，张张入袋。

清游得活色生香，生活如此多娇！



十 萌动 大清

Magic
Romance
回廊·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萌动大清 / 回廊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04-3322-1

I. ①萌… II. ①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5660号

萌动大清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回 廊

封面绘图: 狐 桃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责任编辑: 杨雪春

特约编辑: 邓萍萍 刘 欣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冯宏霞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300 1/32

字数: 280千 印张: 12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3322-1

定价: 26.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吕蒨：刚高中毕业，却莫名其妙来到了三百多年前。空降大漠也就算了，还被误会是奸细。 $\Sigma(\circ\Delta\circ\text{III})\}$ 为了小命着想，她决定——女扮男装。有点小聪明，有点小狗腿，糊里糊涂被阿哥裹挟上京，成为了古代人的“科学家”幕僚。在无薪资无假期的囹境中，勇往直前追求逆境中的幸福生活。 $\backslash(\geqslant\nabla\leqslant)/$

胤禛：四阿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成熟忧郁型男人，遇到吕蒨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竟然是假装忧郁、经常腹黑、偶尔幼稚的男人。 $(\rightarrow_ \rightarrow)$ 喜欢用各种手段逼迫吕蒨对他捏背捶腿逢迎拍马，因为他早早就知道了吕蒨其实是个女孩、子！！ $<(@_)_@>$ 吼吼吼吼~~~

胤祥：十三阿哥。胤禛的忠实拥护者。单纯阳光。面对女扮男装、古灵精怪、绝色无双的吕蒨暗暗以为自己不正常。 $(>__<)$

张太初：天师门的少掌门，一不小心做了吕蒨的师兄。（吕蒨女扮男装却面临剃发的风险，为保住秀发，谎称自己潜心道法，拜了刚巧来串门的清风子——张太初的师叔为师，入了道门。）俊美得好像漫画中的美丽少年，面对吕蒨就好似开屏的孔雀，吕蒨却不解风情。

胤禔：“人家是面如冠玉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九阿哥——玉面小糖糖。八阿哥、十阿哥是我的好朋友。”八阿哥、十阿哥转过身再一次嘴角抽搐，扶额望天。 $\backslash(\prime_ \prime)/$

胤禩：八阿哥。深知人脉的重要性，温文尔雅，最喜欢帮人，全无阿哥的骄纵之气，在众多阿哥中享有盛誉，不但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唯其马首是瞻，身边更聚集了大批大小官员。但因其生母良妃卫氏，是清代各朝所有受封妃

嫔中，母家地位最为卑下的辛者库罪籍宫女，即便心存野心，但自知几率甚小，需要尽力一搏。

胤禔：十阿哥。长得五大三粗，草包。和八阿哥胤禩交好。

胤禔：十四阿哥。喜欢耍帅。胤禔虽然和胤禩一母所出，但是胤禩生下来时刚好孝诚仁皇后的孩子夭折，被抱进钟粹宫慰藉皇后，为这一件，其余阿哥妒火中烧，自幼胤禔耳边听了不少嫉妒风凉话，因此胤禔和胞兄从来不亲。

胤初：二阿哥。康熙极为溺爱的太子，位高权重却骄奢淫逸。

小乔：吕葑一行在清江赈灾的时候救的卖身葬父小女孩。14岁，有点花痴倾向。做了吕葑的贴身丫鬟，实质上两人更像姐妹。

阿山、阿泰、森布尔、阿佐、墨雨：均是十三阿哥胤祥的贴身长随，为其出生入死。（都是猛男哦。（#▽#））

墨香：识字断文能力比较强，四阿哥胤禩的书童。

李卫：四阿哥胤禩在清江收的奴仆。虽人高马大，但心思聪明。深解胤禩对待吕葑的种种风情。

那拉氏：四阿哥胤禩的福晋。为人宽厚。因不能为胤禩生子，心存愧疚，是很大度的正室。

李氏：四阿哥胤禩的侧福晋。阴险的人物，生有一子，在长时间内四阿哥只有一子，遂张扬跋扈。

第一卷 Volume One

【一】人质	003
【二】帝女花	012
【三】温泉菜	031
【四】武松打虎	039
【五】厄运之珠	057

第二卷 Volume Two

【一】安定门前的纠纷	065
【二】俄国使节团	075
【三】再见F3	091
【四】康熙的要求	108
【五】学礼	122
【六】荣宝斋	142
【七】忽悠	152

第三卷 Volume Three

【一】搬家	163
【二】八爷党的计策	175
【三】冰释前嫌	191
【四】腊八	209
【五】逃离	247

第四卷 Volume Four

【一】落海	257
【二】出海	289
【三】祈雨	317
【四】再见	326

番外

【一】婚礼	343
【二】孕事胎教幼教	351

第一卷

▶▶▶ **Volume One**

【一】人质

康熙四十三年初冬，弦月如钩，繁星满空。

月色迷蒙，四贝勒府外东北处的一处丛林里。

几个黑衣人来到丛林里的一条小河涌边，其中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低声喝道：“祁老三你葫芦里卖什么药？”

他旁边的人也道：“不是说去抓鞑子皇子换人么，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这个却是女人，长得很妖艳，有着前凸后翘的丰满身材。

另外一个国字脸男人制止道：“崔老瞎、贾娘子你们稍安勿躁，祁老三有分寸的。”他看着祁老三在河涌边边找来找去。

“找到了！”祁老三欢声叫道，他站起身得意洋洋道，“凡有池塘的府第，肯定会有入水口和出水口，这四贝勒府里有个小湖。这可是我在贝勒府家人最常去的茗茶馆坐了半个月才探听到的，这些兔崽子口可真紧。”

崔老瞎喜道：“那么说，若幸运的话，说不定我们还可直接摸到那胤禔所住的地方？”

贾娘子打了个冷颤：“柳堂主，这么冷的天怎么下水？”

国字脸男人冷声道：“要不是这个胤禔，我们的舰队怎么会全被打沉，导

致众多兄弟失陷，我们天地会的名头也大为减弱？

“可恨这小鞑子竟然是出行谨慎非常，府里戒备也周详严密。这十来天为了能摸进贝勒府，我与祁老三可是绞尽脑汁。”

前些时候清廷围剿天地会海盗舰队的时候，他的大舅子焦亮也是被擒者之一，他老婆一哭二闹三上吊地要他救这个大舅子，无奈之下他只好带领天地会福建莲花堂的好手赶上北京。

祁老三解开身上背的包裹，拿出三条水靠道：“这是之前焦亮大哥在海上猎到的鲨鱼剥皮做成的水靠，可惜只得三件。”

柳堂主点名道：“老祁和贾娘子随我进去。玄贞道人你看好老崔和老杨几个，守在这里。”他点的两个人都是海边长大，熟习水性的。

玄贞道人朗声应道：“遵命！”

崔老瞎立马不乐意了，道：“堂主，要厮杀怎能没有我崔老瞎。贾娘子一介女流抵什么用？”他看看柳堂主又看看贾娘子，怀疑地想难道这柳堂主几个想看贾娘子曲线毕露的身材？

柳堂主没有觉察到崔老瞎的龌龊心思，道：“我们是去刺杀，讲的是一击而走，要打打杀杀的话三个人够什么看的。”

三人各进树丛中换上鲨鱼水靠，柳堂主将身上的衣服装备用油纸包好背在身后，给其他两人各分了一根铜管，至于兵器暗器那是各人随身携带的，吩咐道：“一般来说，水面和入府的渠顶都会有一些空隙，这根铜管是给你们换气用的。因为府里有獒犬，我们不能喝酒避寒，大家忍耐一下吧！”他衔住铜管，率先跃进河涌里。

祁老三贾娘子两人对望了一眼，随后跟上。只一会，三人先后穿过陶制大水管，在万籁俱静的黑暗水道中缓缓前进。

一截陶管尽后，与另一截陶管的对接处是砌在石墙里的一个生铁栅，就算打碎陶管也没用，而铁栅孔大如人头，却绝无可能穿过成年人的身体。

柳堂主和祁老三踩过点，早已经知道有铁栅的存在。祁老三掏出特地打制的三角锉刀将铁栅孔上下的一栏挫断，然后退开休息。柳堂主则拿出支实铁管，上前用力撬了起来。

经过一番辛苦后，铁栅栏中间开了个容许一人出入的洞，三人鱼贯而入，不久又发现一道铁栅栏拦在面前。

天啊！还有一道！冷得浑身发抖的贾娘子很无奈地接过锉刀，上前热身去了。

当第四次发现铁栅栏的时候，连性格最坚韧的柳堂主都大感气馁，而贾娘子差点就提议下次再来好了。

这四贝勒的怕死已经达到变态的等级了！三人均累得死脱，贾娘子想就算外面有四皇子站在那里给他们杀，可能他们都爬不上岸吧！

但半途而废更是可惜，柳堂主只好勉力振奋起精神，将心里的愤慨发泄在栅栏铁枝上。

当三人终于浮上水面时简直要欣喜万分了。

这是一个波平如镜的小湖，正在月色下闪着粼粼银光，湖畔遍地都是老干横斜的梅树，一座亮着灯光的小院掩映在梅树之中。

祁老三小声道：“这么漂亮的地方，是不是那皇子的住处？”

贾娘子持有异议道：“我觉得像他老婆的住处多一点。”

柳堂主抓主意道：“我们看看去。”

三人正要爬上岸却看见远处有几对诡异绿芒在夜色中晃动，越来越近。柳堂主吓了一跳，忙拉着祁老三贾娘子没入水中。

他的心跳得几乎要蹦出口：那两点绿芒正是獒犬眼睛把极微弱的光线收集在瞳孔里，再反射出去的状况。

听说这府里养的是凶猛得可以抵得上三只狼的藏獒，要是给它们发现了，那就糟之极矣。

好不容易等到那獒犬远去，三人才冒出水面，迅速游到岸边，轻手快脚地翻进小院里，三人均感筋疲力尽，便先在一丛不知名的花木后躲了起来，仔细地打量院子的情况。

小院四方形，左边种着株古拙梅树，树下放着张贵妃凳。左边就是他们三人藏身所在，几株不知名的植物用绳子圈着，靠院墙是一架郁郁葱葱的葡萄架，坐南朝北一幢三间正房，又有东西两厢，各是一明两暗的格局。

只有西厢房亮着灯，有个书生正在灯下不知道捣鼓着什么。一个女孩子打着哈欠道：“先生，近子时了，该睡了。”

“你先睡吧！我突然想到另一个改进的方向，我得看看有没有用，免得明天就忘记了。”书生头也不抬地道，“刚才我听见外面有响声，你去瞧一下是不是小维尼跑出去了？”

“维尼！小维尼！”

女孩子细声叫唤起来，一边四处寻找。

柳堂主小声道：“撤！”

三人敏捷地翻过小院的墙，在梅树的掩护下沿着石子甬路而走，路的尽头是道垂花门。

贾娘子将锁抓到手中一看，气馁道：“锁住了。”

“翻墙！”柳堂主横她一眼，看她那样子害得他以为她会开锁，谁知道她竟冒出这么一句来。他们可是刺客来着，难道目标还会开好锁给予方便不成？

这面墙可比刚才那小院的墙高大得多了，柳堂主一踩墙，“嗖”的一下就坐在了墙头上，伸手去拽贾娘子。

已经是冬天，三人只穿着身水靠，还在水里泡了那么久，又惊又怕地折腾了一段时间，俱冻得手脚僵硬。贾娘子翻越粉墙时，冷不防碰了块泥鳅脊的桶瓦下来。清脆的“啪”的一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还未等柳堂主说什么，不远处一声大喝：“谁？谁在那边？”随着叫声，一盏盏的灯亮起来。

月光下，一头威风凛凛的狮子悄没声息地突然蹦跳出来，前爪向下按了按，“嗖”的一声窜将起来，在半空中划了条漂亮的弧线，狮子锐利的牙齿闪闪发光，直扑墙上三人组。

吓得魂飞魄散的三人连忙缩脚，狮子牙齿堪堪擦着柳堂主的脚底板而过，它绕了半圈，浑身毛蓬松乍起，愤怒地盯着他们，突然它“嗷呜”一声低吼，粉墙边三头不同颜色的狮子猛地冒出来，就地虎跃拔地而起。

柳堂主躲过了第一、第二头，第三头终于躲不过去，小腿连衣服带皮肉地撕去一大块肉。

柳堂主惨叫一声掉下来，贾娘子吓得腿肚子的筋差点转过去，忙跳下去扶起他就跑，结巴道：“狮子？”

“是藏獒！铁包金藏獒！”柳堂主见的世面多一点纠正道，听到急促脚步声越来越密集，见祁老三要往湖里扑，忙道：“快去抓人质！”在水水道游怎么比得上人家走陆路的快。

祁老三醒悟过来，直扑湖畔小院，柳堂主推开贾娘子，喝道：“快去帮忙。我来断后。”

他腿上被咬了块肉，单是站立都痛如刀割，更别说挪移腾跃了，无可奈何下只能选择断后的位置。

眼见那垂花门已经被人猛地踹开，几头藏獒飞蹿而出，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领着一大群侍卫蜂拥而出。柳堂主不由暗暗叫苦，抽出实铁棍，横站在路中。

现在他们几个能不能走脱，就看小院那书生的命够不够重要了。

“给我拿下！”粘杆处主管墨言黑着脸大喝一声。

侍卫答应一声，立刻抽出刀扑了上去。

“这帮不知廉耻的贼人！”墨言很是愤怒，他是粘杆处主管，竟然在他的眼皮底下给人摸了进来，简直是给人兜面打了几记大耳光一般。

这粘杆处本来是专事粘蝉捉蜻蜓、钓鱼，伺候皇子玩耍的服务机关，然而在胤禛手中，粘杆处却转变成情报特务机构，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组，每组十人，里面的人全是江湖招募的武功高手或是家丁训练而成。这里的人在金钱前程的驱使和胤禛家庙大觉寺住持性音和尚持续几年的洗脑和训练下，对胤禛忠心耿耿。

墨言见来人穿了水靠，料想贼人是从水道进来的，便吩咐一声，几个侍卫直接扑向贝勒府下水道的河涌出水口。

“留两个人阻住他，其他人赶紧保护先生去！”墨言情知快雪时晴的吕蔚是主子的心尖子，绝对不容有失，指挥侍卫绕过柳堂主，哪知道柳堂主武功高强，又心知正是他生死存亡的关节，因此悍勇非常，手上的实铁棍舞得虎虎生风。

四贝勒府上夜巡的侍卫不过是普通的戈什哈而已，在柳堂主的死命拦截下竟然绕不过去。

墨言心急如焚，正要上去，却听得背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转头一看，原来是披着件大氅的胤禛，劈面就是一句：“小蒨没事吧！”原来胤禛听得湖畔处传来喧哗声，心急之下随便披了件衣服就急忙赶来了。

墨言脸红了，躬了下身，道：“贼人棘手，侍卫们正赶过去保护。”

“蠢材！”胤禛骂道，“不会用箭么！”我们又不是江湖中人，讲什么道义。

“住手，否则我将他杀了！”一个冷恻恻的声音响起。

胤禛等人面色大变，齐向声音来处看去，吕蒨歪着脖子用一种很生硬的姿势出现在院门口，一把闪烁着寒光的匕首抵在她的脖子上，显然被人制住了。

吕蒨苦笑着，她当然不会脑残到说什么“不要顾我”“只要杀了他们为我报仇就行”之类刺激绑架者的话，她很怕死还很怕痛。

“放下你手中的人，我们就放了他！”胤禛一扬手，侍卫们停手，仍是拿刀对着柳堂主。

柳堂主立马冷笑道：“你当我们的脑袋都坏掉了，只有我们出府后才可能会放人质。”

胤禛怒道：“不可能，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讲信用。”

柳堂主怪笑道：“你只能相信我们的信用了，哼哼！我们进得你府自然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你可以不放，不过黄泉路上有这漂亮的小子陪伴，倒也够了。”

他喝道：“老三，杀了他。”当然他不是疯了，不会真心想要杀掉手上这唯一的凭借，这只是试一下人质的重要性。

而祈老三和他向来配合默契，也不怕他真的会下手。

“慢！”

胤禛忙喝止道：“你们可别乱来，她可是龙虎山天师教掌教张真人的弟子。她要是伤了一根毫毛，你们就知道生不如死是什么滋味。”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这些贼人们丧心病狂的，胤禛还真怕他们会出手杀人。为了吕蒨的安全，无奈之下他只能妥协。

柳堂主哈哈笑道：“四阿哥心中已经有所决断了？”试探的结果他很满意。

“让他们走！”胤禛冷冰冰道，他城府颇深，虽然心中就如活火山般愤怒，脸上一点也不露。

柳堂主可算是抓到一个好人质，要是他们抓的是其他人，就算是胤禛的妾室，胤禛也可能将人质和贼人当场射杀，绝不容许和贼人妥协，但是现在被抓做人质的吕莳，是他的钱袋子和智囊，属于绝无仅有的不能再生的资源。

在他心目中，几个贼人就是再多几百个也比不上吕莳的一根寒毛。他希望贼人有了一线生机，又知道吕莳的天师道弟子身份后不会狠心杀她。

救回小莳后，这帮贼人就等着迎接他复仇的怒火吧！

侍卫们散开，簇拥到胤禛的周围。贾娘子过去扶起柳堂主，三人背对背地挟持着吕莳往外走。

寒冷的北风吹过，吕莳冷得牙齿得得地响，她是从温暖如春的西厢房被挟持出来的，身上的衣服自然不够厚实。

“等等！”胤禛眸色一深，叫道。

气氛兀地紧张起来，天地会三人组警惕地握紧手中的武器，吕莳“啊”一声叫起来，她的骨头都快被捏碎了。

胤禛将身上的大氅丢到地上，道：“给她围上。”

天地会三人组脸色古怪地对望一眼，柳堂主示意贾娘子将地上的大氅捡起来围在吕莳身上。

胤禛做了个手势让侍卫不要逼得太前，免得吕莳被紧张的贼人失手割到脖子，那就是悔之晚矣。

经过漫长又紧张的一段路后，天地会三人组出了四贝勒府，

“你们两个先走！”祈老三低声道。

柳堂主点头道：“你要小心。”他受伤了，贾娘子又是女人，在这只会成为累赘，祈老三机警聪明，定能顺利脱身。

祈老三靠在墙边，看着同伴消失在夜色里。虽然这次行动的目的没有完成，但是只要全身而退，还可以卷土重来。

“现在可以放人了吧！”胤禛冷声道。

祈老三道：“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自然会放人。”

“你！”胤禛狂怒：“不讲信用的贼寇。”

“我更怕你不讲信用！”祈老三叫道，“假如这小子真的是张天师的弟子，你大可以放心。我们还不想招惹到张真人。”

“哼！”胤禛嗤之以鼻，正要说什么，墨言凑前小声道：“刚才去查看下水道出水口的侍卫和留守的贼人打了一架，捉到两个贼人。”

胤禛微微点头道：“将粘杆处的人派出去，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务必以小莳的生命为重。”

既然捉到了贼人，已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局面，他的心定了许多。

墨言退了一步，隐身在阴影处，将命令发了出去。

对峙的两方人马在四贝勒府站了许久，祈老三估计柳堂主他们走得远了，才道：“四阿哥，恐怕你要提供一匹马给我。”

胤禛投鼠忌器，只好叫人牵出一匹马给他。

祈老三笑嘻嘻上了马，将吕莳放在身前，一手箍着她，一手用匕首抵在她的腹部，警告：“你还是老实点，我并不想伤害你，要是你做出些让我误会的举动，这匕首就会插进你的肚子，那时你可能会痛不欲生地挨一两个时辰才能死掉。”

吕莳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处于这种恐怖的境地，她脸色煞白道：“我会做一个优秀的人质的。”

“你最好记住！”祈老三高声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俺老三告辞了。明天我自会将他完好无损地送回来。要是你派人跟踪，那就要小心这小子的配件不全了。”他哈哈大笑，拨马向长街驶去。

胤禛脸色铁青，墨言跪在地上，沉声道：“奴才情知罪无可恕，但是现在主子急需人手，还请主子容许奴才戴罪立功。”

胤禛恨声道：“要是……我就是剥了你的皮又有什么用处。还在这做什么，做事去！”

在深夜寂静的长街上，马蹄声如雷般响彻。

官兵呢？怎么还未见到踪影？难道也和现代的警匪片一样姗姗来迟？吕莳在

祈老三的挟持下，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暗自揣测着这祈老三到底要如何脱身。

原本这北京城是有“宵禁”这个制度的，自明朝以来，统治者为了防火防盗于未然，在城里千百条胡同街巷口统统安上铁栅栏，一到晚上就把栅栏关起来，闲杂人等一概不许随便进出。

到了清朝，顺治更是变本加厉，其余不计，单是在繁华路口设置的栅栏就上一千七百多道。

不过，因为北京城最多的是文武百官，这些人每天凌晨就得赶去上早朝，每天都要让无数的铁栅开开关关，到最后大家都觉得不方便然后就不执行了，从此宵禁这个制度就只剩下一个名字，不再起任何作用。这一点真是令现在的吕莳扼腕不已。

很快长街将尽，祈老三抱着吕莳飞身跃下，顺手一颗铁棘藜打在马屁股上，马痛嘶一声，在疼痛的驱使下发狂奔。

祈老三拉着吕莳奔入路边一座民房，关上了大门，又从后门奔出。很显然他们这伙人做事之前，早就把地形察看明白，预备了退路。

两人在小巷里跑了一段路，又进了一间民房。

这里放有几件衣服，祈老三换过衣服，一把将胤禛那件大氅扯过来丢到地上，他一边用匕首逼着吕莳换上一件大红大绿的村姑棉袄，一边在大氅上狠狠地踩了几脚，要不是时间紧急可能还要好好的蹂躏一番。

还是从后门出来，转了几个弯，又进入一座四合院里，祈老三扯着气喘吁吁的吕莳直奔东厢房。

“现在该放我走了吧！”吕莳再也不想跑了，事出突然，她身上连件防身的东西都没有，总不能用袖筒里的磁力手电筒和人打架吧！

哼！要是这次被绑架没死掉，我一定要做些什么防身的东西，否则这世界真是太危险了，连在阿哥的府邸中都还会轮到我这个路人甲做人质，真是闭门家中坐，灾祸天上来。

“少废话！”祈老三亮了亮匕首，成功地让吕莳闭上嘴。

吕莳心下恼怒：一把小匕首也好意思在我面前亮了又亮。信不信我会去找人造出支手枪来对准你的太阳穴！